



广空 武空 编

归月槐

7
0

槐月归

广空 武空 编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揽 月 归

广空 武空 编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875 插页2 116千字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11,000 册

书号：10113·256 定价：0.48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由广州部队空军和武汉部队空军专业、业余作者近几年创作的以反映部队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集。

集子所收的作品，绝大多数曾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，其中《喜期》、《打菜窗口》、《晚霞》、《明亮的森林》、《“差情”三评》等在部队里及社会上分别获得过奖励或好评。

目 录

打菜窗口·····	宿聚生 (1)
空降前夕·····	克 岩 (16)
白云深处·····	李其宏 (28)
揽月归·····	朱 叶 (37)
晚 霞·····	张 欣 (44)
迟开的银花·····	周 亚 (53)
小草悠悠·····	吴思才 (63)
喜 期·····	张 欣 (68)
明亮的森林——连队生活插曲 ·····	陶建军 (77)
“告状” ·····	郑明东 (88)
威 信·····	克 岩 (101)
“差错”三评·····	张 欣 (113)

俺是一个兵.....	刘亚东 (121)
在飞驰的列车上.....	曹京柱 (131)
卖鹅妮.....	陶建军 (139)
美.....	许 雁 (144)
村 歌.....	张采忱 (150)
两个棋迷.....	臧 瑾 (156)
烟.....	李铭征 (166)
意外的重逢.....	岳正辰 (175)

打菜窗口

宿聚生

试飞员陶林开始发胖了。二十几岁人，体重出了一百五！飞行员哪有不胖的？这你就知道了，当个飞行员，干巴鸡似的固然不中，太胖了也是不行的。尤其过早发胖，对保持飞行更是个潜在威胁。心脏负担过重，陶林早已有明显感觉。上天飞几个特技科目下来，回回心慌、气短、胸腔发闷。航医早就提醒他应该注意节制饮食，他呢，平时也能想着要“注意”，可就是盘子往打菜窗口里这么一伸，完了，啥啥全忘啦。你说咋整吧，这么大个人，简直象个大小孩儿。

上个月，他们大队轮到一年一度的飞行员疗养，他被监督着天天上午做操跑步，下午爬山游泳，疗养院那个营养护士还狠狠地节制他的饮食。人家都荡舟垂钓、游山逛景，他却有这份受不完的洋罪！没几天，他说“腰眼发胀”、“腿肚子转筋”，背床板放赖了。减肥指标本来定为七公斤半，可是一个月下来，体重倒长了半斤多。

疗养“熬”过来回到部队，有一天开中饭，他照例

头一个掂着盘子抢到打菜窗口前，一抬头，不由怔了下：咦？打菜师傅咋长出了两条小辫？定睛一瞧，脑瓜不由嗡地一响，我的妈！这丫头跟到这儿来了！

你道那是谁？——正是疗养院那位营养护士，大名严路路。她已调到试飞团来了，因为团里正缺一名营养护士，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疗养期间，试飞团干部们看中了她的责任心。这姑娘外表妩媚俊俏，可遇到啥事体，却能小脸一抹，煞是有点原则性儿。这会她擎着菜勺已等了半天，见陶林只一味愣鸡似地站着，不耐烦了，啪地将菜勺一敲盆沿：“干啥？打不打菜？”

陶林猛地醒过神儿来，忙换上一副笑脸伸上盘子。这可不是闹着玩哩，往后菜勺子就捏在人家手里哪。可是，还没待他笑脸完全绽开，里边菜已打完了。收回盘子一看，傻了：才只有往常一半多。正在迟迟疑疑的当儿，里边已冷冷撇出一声：

“后边的——”

陶林抬眼望望姑娘，咽了口吐沫，一句话没说上来，讪讪地离开了打菜窗口。吃罢饭站起来，紧了紧裤腰带——哎，败兴！往常饭前预先松开两扣正好，今儿却得收回一扣去。

其实，真正熟悉小陶秉性的人都知道，他与其说是童心未泯，管束不住自己，倒莫如说是稀儿马哈，压根儿就没想管束自己。他有一句口头禅：“无所谓”——胖点胖点去吧，无所谓的，不能飞了改行干别的，还不就是那么回事？自己这辈子还想怎么样呢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，他很少去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。他超凡脱俗，

却又以道地的“俗气”表现出来。跟谁都油嘴滑舌。他的“贫嘴”与他的“贪嘴”确实可以说是并驾齐驱。在打菜窗口那儿，大师傅说一句，他有十句跟你贫，嬉皮笑脸地东绕绕西转转，反正到头来别人打多少，他盘子里一块也别少。饮食“节制”了大半年，好嚼货一点没少吃，肥膘自然也以“平稳上升率”日益增厚。

严路路自从调到试飞团，几次在灶间纱门后看见胖菩萨似的大师傅硬是叫陶林磨得没法儿，心里好生烦气。今天眼见又是他头一个挤进食堂，终于按捺不住，推开纱门走出去，一把从大胖师傅手里掠下菜勺。她就不信，那皮小子的两片嘴儿就没谁能有个遮拦。

疗养被“拾掇”了一个月，回来才想开几天斋，这可好……如此一个多星期，肚皮里更觉亏空得厉害了。哎，从吃三块钱一天的空勤灶那天起，哪里让它受过这等刻薄？

可是，就在他哭笑不得、万般无奈的时候，居然竟有人当着他的面赞扬起“营养大夫”来。谁？还能有谁，副大队长老殷呗！那天他惬意地眨着微黄的眼睛，连连咂着嘴对陶林叹道：“啧啧，看看人家那姑娘……”那神气，仿佛腹中咕咕作响的陶林，也一定会同他一样，对“人家那姑娘”赞誉不尽、感激涕零似的。唉，天爷哩，世界上竟真有这等不识相的人！其实，一力主调严路路过来的，也正是这位殷副大队长，这一层幸亏陶林还不知道，不然他真要咒他走路摔跟头哩。平时，陶林常常冷眼旁观似地琢磨这位“顶头上司”（正象他对所有人一样），觉得他心地嘛倒也还不错，只是太迂，处

理什么事总有点让人不可思议。比如，他的胃切除了四分之一，然而去年出院以后，却非要挺着挠着地恢复飞行。“重上蓝天”——吁，老百姓听了倒不乏英雄色彩，其实，还不就是那么回事？豪情壮志，罗曼蒂克的壮举……咳，四十七八年纪了，扯什么景儿？说想逛个什么功名吧，司令部明明给他留了个科长位置，倒也算挺实惠的一条“宦途”了，他竟又直夯夯地一口回绝。天知道他“老兄”究竟是个啥思维方式！死心眼子不开窍。这些“老飞”呀，飞了二三十年，人都飞傻了，除了那“一杆两舵”，真是一点社会经验也没有。这些倒也罢了，性情又那样乖张，简直叫人没办法。有些科目，飞了多少回，闭着眼也作下来了，可回回再飞，动作啦、数据啦，十遍八遍愣跟你磨，仿佛别人大脑里都与他一样完全没有沟回。喂，这号人，眼下社会上还能找到几个呢？转念又一想，其实也是的，何必劳神？对这位老兄你知道得还不够吗？现在值得劳一劳神的，倒正经是那掌勺丫头哟。

那天飞行，小陶科目比较靠后。别人都上飞机了，他瞧瞧四下无人，一闪身溜进了休息室。呵，一只奶油色的大点心箱，那么亲切地迎进了他的视线。哼，餐桌上的亏空，难道不能用点心补吗？他走过去，熟练地揭开箱盖，叉开五指结结实实抓了一把夹心果子。

如果有谁不相信“第六感官”，那他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此时陶林便分明用脊背感到了两道冷峻的光束。没待回身，便听到尖细的一声：“干什么——”

他手一哆嗦，点心落回箱里，连回头看一眼都没

敢，就麻麻利利地溜出了休息室。

这段时间，实在把小陶苦着了。有一次打完菜，他看着菜碟里那可怜巴巴的几块瘦肉，终于忍不住和严路路大吵了一顿。姑娘并不还嘴，只是张着那双黑黝黝的眼睛注视着他。他想，要是她也跳起来吵，即使吵输了倒也落个痛快。这呢？一头蹦跶，唱的算是哪一出嘛？又一想，唉，反正吵出去了，管他呢，索性撑到底吧。他霸道地把盘子又伸进窗口里。

姑娘不语，也不添。陶林把盘子又往前伸了伸，那意思：再不添，就要自个儿往菜盆里挖了！姑娘仍是不响，也不瞧盘子，只是盯住对方眼睛看。

掌勺姑娘与陶林僵持着。到底是陶林有些顶不住，眼皮卡巴两下顺下睫毛。姑娘盛起一勺菜，长眼毛一撩：

“后边的——”

小陶“干”到那地方了。这可咋个下台哩？倒也合着小陶不该受窘，刚巧这时，只见直夯夯杵过一只手来：

“干什么你！快一边吃去……”

如果竟会放过这个天降良梯，那么小陶也就不是小陶了。他作势地扭着肩膀，（其实完全不必挣得这样起劲）三挣两挣，脚下早已挪动了几步，嘴里却在嚷：“嗨嗨，瞎拱什么！……”回身一看，正碰上两只板滞的眼睛。他噎了口唾沫，连忙闭住嘴，转身朝窗口里翻眼瞪了瞪，不清不楚地嘟哝着：“哼，丫头片子，少见的……”然后跺跺脚上的灰儿，装出一种豁达气度，回餐桌边去了。

当晚，殷副大队长把陶林叫了去，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不服从“营养大夫”的“节制”。哪知小伙子竟大

大咧咧仰身一坐：“闹笑话呗，小矛盾，无所谓的。”

“无所谓！无所谓！到底什么才对你有所谓！”殷副大队长气得直翻眼珠子，狠狠地“刮”了陶林一顿：“目无组织纪律”！“一股子油腔滑调”！回去好好“反省”一下子，然后去向营养护士“深刻检查”！

小陶出了门，悻悻地想：咳，算个什么事呢？老迂夫子，认真也认真得不是地方。

不过，经过这样一回之后，那帮原先不甘看陶林受“挟制”，曾打算逗弄逗弄她的几个调皮鬼，不得不赶快打消了这个危险的念头。

严路路也知道，自己到试飞团来，肯定不会有什么轻松的差事。她自学过整个医科大专营养学课程，对陶林的饮食，她当然不是盲目节制。这几天她想：餐桌上卡了，会不会在“业余饮食”里猛猛地往回捞？飞行员要存点什么“私货”可太容易啦。于是她决定搞一次“突然搜查”。一个星期天，她在陶林寝室里出现了。

望着象打地板下猝然冒上来的严路路，陶林不由打了一个疙瘩。然而很快意识到，“营养大夫”光临此地，当然不大可能是来找他谈情说爱的。于是，刷，一副笑脸绽开，用似乎有点过分的殷勤招呼道：“嗨，小严同志，请坐请坐，请吃糖，吃水果，到这儿管吃什么不限数儿……”

见他又耍贫嘴，姑娘大大方方朝椅上一坐，摘下口罩，两眼照直盯住了小陶，仿佛说：耍吧，有什么花腔尽管献出来……

这一下，小陶倒噎住了，那一嘟噜一串的疙瘩话，

影儿也逮不着了。姑娘望到他终于露出副难堪相儿，这才不屑地蹙了蹙鼻子，站起身，在柜厨、抽斗里四下翻寻起来。果然不错，她搜出了一个鸭罐头，两盒凤尾鱼，还有一瓶啤酒。无疑，这些“佳肴”统统在她那只密眼网袋儿里关了“禁闭”。

陶林眼巴巴看着这场“浩劫”，又不敢说什么，人家是“铁路警察——正管这段”呀！并且他当然知道，这会儿如果闹起来，其后果绝不会比被抓住的无票乘客好。

网袋提在手里，严路路坐下了，朝他睨了一眼问：“你……哪年参军的？”“七五年。”“这之前呢？”“这之前？……”怎么，审问我不成？陶林悻悻地撇撇嘴，不过嘴上却说，“这之前嘛——怎么说呢？跟老师‘一条战壕’里战斗，后来又下乡当‘傻青’……”

“哪年下的乡？”“七三年下的，两年。”“呵，我也是。”姑娘不知不觉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怎么？这么说你也……”陶林眼睛闪亮了。姑娘却又似乎并不想同他套近乎，她只说她的：“你这样不注意，万一淘汰了，三块钱伙食岂不是吃不成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当然不愿意被淘汰，不过……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算哪吧。半辈子打了水漂儿……唉，这辈子还想有啥出息？！”

“你不已经是独当一面的试飞员了吗？”

“嗯，呵，那倒……算是吧。不过我们同一批的飞行员已经淘汰好几个了，”他拍拍已经腆起的肚皮，“谁知道哪天摊到我？反正无所谓。”

“呵，原来这样——”他这种生活态度使姑娘有些

吃惊。

陶林并未理会到她的神情，只仿佛遇到深交一般探身近前问：“那些年，你都怎么过的？怎么过的？——”

“我？……哦，我也经常逃学呢。”

“噢？”陶林眼睛更亮了。

严路路仿佛自言自语着：“那叫什么上学呵！最后一年我实在上不下去，进了一所区办针灸训练班。人都说‘这小丫头太隔路’，可是怎么办呢？说理想也许太浪漫，但一个人总不能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呀。现在看，我‘弃学就医’倒对了，下乡当赤脚医生都用上了。瘫痪站起来三个，胃下垂治好了七个，关节炎治愈了三十多，还叫一个小哑巴说了话……”

陶林不由张大了嘴巴，眼里原先以为遇上“知音”的亮光，此时却变成了一种陌生与吃惊。

说话间，严路路瞥见了桌上一个落址“北京毛纺厂”的信皮，不知为什么，她赶紧移开了视线。可聊了几句，说不清怎么一回事，目光又一次一次落回到信皮上，到底忍不住，眼睛望着别处问：“谁来的信？”

“弟弟。”陶林乜斜一眼，“我那弟弟，唉，上班光盼着下班，下班比上班还忙，不谈朋友就跳舞，十块钱一张舞票也敢买。说他还跟你顶，有回惹翻了我，真想揍他……”

严路路目光炯炯地望了他一眼，好象在荒坡乱石中窥见了一道毫光——那也许是煤，也许是铀，也许是黄金……瞧着他愤愤的样子，她忍不住笑起来：“唷，真有点封建兄长味道哪。可是，管人家也该先看看你自

己呀——”

“我自己怎么？我自己——”陶林一梗脖子，却又语塞。严路路更笑了，两眼闪着波光。那光亮，是欣慰？是嘲弄？还是启示？“哼，毛丫头，倒来捉弄我呢。”陶林尴尬地侧过脸，唏哩哗啦抓起桌上两张写了半面的字纸，三搓两搓，揉巴成一团，塞进裤袋里。严路路悄悄猜想：那也许是他教训弟弟的信呢。

从此，他们便有了比较经常的往来。然而，只要是站在打菜窗口后面，严路路便依然还是那副支配一切的神情。当然啦，不然严路路也就不是严路路了。

这些天，陶林虽然并未见怎样认真地打算抑止身体发胖，但他身上毕竟若隐若显地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他做事不再那样稀松疲沓，嘴巴不再那样贫，甚至走路都改变了一摇三晃的姿势。总之，他好象“正经”多了。这些细微变化，他自己和其他人都并没有怎样明显感觉出来，然而严路路却体察得清清楚楚。也许，如果单纯出于工作责任心，她未必需要这样留意于他。不过，在一种隐隐的欣喜之中，她不免也还心揣一丝疑虑：会不会是……自己眼光产生了偏颇？她希望这种疑虑纯粹只是一种“疑虑”。可是，不幸的是，事实的印证却打破了她这种脆弱的愿望。

那天，由陶林执行一项大幅度俯冲、跃升的“纵向操纵性”试飞。这项试飞必须在“碧空”天气条件下实施。时值连阴季节，飞机等这最后一组复核数据已等了一个多月，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好天。事关最新式飞机尽快定型投产，这个起落无疑是至关重要的。因此准备

时，担任指挥员的殷副大队长除反复交待了技术细节外，还再三再四地询问他身体情况。陶林烦极了：这个科目过去也不是没飞过，罗嗦啥呢？

然而，飞行中整整儿出了毛病。拉杆急跃升时，陶林突然感到四肢发软，眼前的仪表也出了重影，他赶紧改平、报告。耳机里立刻传来“中断试飞”的命令。返航着陆后，再要换人已不行了：天地线上起了云，并且气象台通报说：再要等二十一天才能有“碧空”条件。

殷副大队长发火了。自从陶林发胖，他数次提醒他注意珍惜自己飞行生命以来，他的愠怒第一次爆发出来。他把陶林叫到塔台上，强抑火气开口道：“预先准备时你怎么报的身体条件？！”

“我……就那样报的呗。”陶林有点胆怯。

“立正站好！稀里马哈的，——二十一天！又泡汤二十一天，明白吗？”

“那——又不是我——愿意飞不好。”

“浑扯！你愿意，你就愿意揎肚子！都象你，飞机工厂改行买黄瓜菜算啦！”

这话未免太刺人，陶林一时不免动了恼性儿：“那我不吃饭总行了吧。”

“你！——”殷副大队长脸色陡地变得惨白，嘴唇哆嗦着。航医知道他身体飞行倒可以，最受不得的是急火攻心，忙过来把他推走了。

果然，当晚殷副大队长因胃出血而被航医强迫卧床了。

陶林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、负疚、惭愧了。正

